

## 98-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 通識教育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編號：01

作別

作者：楊牧

山的形象已經非常黯淡了，海濤月波恰似奔走的清風，在蒺藜叢中消逝。從亂石間覓得一條攀升的小路，彷彿水底的魚羣都在歌唱，唱一支藍色不可解的老歌；彷彿深夜的菊花正在悲悽地啜泣，為靈魂的游散啜泣。身邊是葛藤，是荊棘，是荒遼的空虛。

不能把握到的我們必須泰然地放棄，不論是詩，是自然，或是七彩斑斕的情意。第一次為你放歌，為你描摹的時候，夏日的蘆葦草長得高高的，綠得正好。夕陽從磚房的窗格子間流盡；我想在泥土的芳香裏捕捉絲絲飛升的舊夢。啊，舊夢而已！我怎麼能否認那次坐在草地上看蒲公英飛散種籽的神奇不也只是一種追憶？我怎麼能否認，當我一路吟誦你的詩句踏雨探訪一座小樹林的時候，不也是嘗試去捕捉奧菲麗亞式的瘋狂而已？那些都是我要放棄的；羣山深谷中的蘭香，野渡急湍上的水響，七月的三角洲，十月的小港口；就如同詩，如同音樂，厚厚的一冊闔起來了，長長的曲調停息了。讓我們把古典的幽香藏在心裏。

台灣濕度很高，最饒雲氣氤氳雨意迷離的情調。兩度夜宿溪頭，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枕著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籟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樣睡去。山中一夜飽雨，次晨醒來，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靜中，衝著隔夜的寒氣，踏著滿地的斷柯折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一徑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彎彎，步上山去。溪頭的山，樹密霧濃，蓊鬱的水氣從谷底冉冉升起，時稠時稀，蒸騰多姿，幻化無定，只能從物破雲開的空處，窺見乍現即隱的一峰半壑，要縱覽全貌，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兩次，只能在白茫茫裡和溪頭諸峯玩捉迷藏的遊戲。回到臺北，世人問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閑，故作神秘之外，實際的印象，也無非山在虛無之間罷了。雲繚煙繞，山隱水迢的中國風景，由來予人宋畫的韻味。那天下也許是趙家的天下，那山水卻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筆像中國的山水，還是中國的山水上紙像宋畫。恐怕是誰也說不清楚了吧？

這是真的。

這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的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春天的晚上，她立在門後，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的不遠，站定了，輕輕地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兒，各自走開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了，賣到他鄉外縣去做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的桃樹下，那年青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菜根譚

很多人問我，喜歡喝咖啡還是茶？我兩者皆愛。咖啡和茶有點像是我的白天與黑夜。咖啡有咖啡樹，茶有茶樹，當然真去評比，我愛茶。

品茗時光，茶葉隨著水的溫度與時間而改變其自身的氣味，也因個人口感之不同，而各有體悟。這還讓我想到一句話：「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茶的本身也有這種況味，多層次的口感蘊含其中，得慢慢靜心品嚐。一葉茶就像是「心地含諸種，遇澤皆悉萌。」我品茗時，彷彿可以感受到許多人在這片茶的用心。

用心對待植物是一種美感。就像這佛法山茶葉，就像我去北印度旅行時，看見許多孩子手緊握著，追著旅人的步履，我停下後，他們攤開手，陽光下黑黑的手掌上放置著小小的菩提子，發著黑的菩提子，我全買下來，這些菩提子一時之間充滿了我對孩子們的隨緣之愛，也讓我遙想起佛陀成道時的菩提樹。

「每一個感觸點都是一個啟示。」我的上師開示過的話。

我確信我已經種下一粒菩提子，等待來日俱足善緣，可以遇澤悉萌；以草當枕，餐風露宿，品茗就有如進入一則悠遠古老的夢，品一盅好的有機茶，讓我萌發許多心境，和遙想起很多事呢！

古人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其實是一種境界，一種修養。沒有太多的慾望，活的很簡單，洒脱，自由。魚與熊掌不可兼的，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生命有限，懂得放棄是一種聰慧和超脫。

苦苦的挽留夕陽，是傻子；久久的感傷春光，是蠢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們努力就能實現的，有的靠緣分；有的靠機遇；有的我們只能以看山看水的心情來欣賞，不是自己的不強求，無法得到的就放棄。

就像許多事情，總是在經歷過後才會懂得；一如感情，痛過了，才懂得保護自己；傻過了，才會懂得適時的放棄；其實，生活並不需要那麼多無謂的執著。沒有什麼是真的不能割捨。

其實人生很多時候需要適時的放棄！世間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對沒有擁有的美好，我們一直在苦苦的嚮往與追求。為了獲得，而忙忙碌碌……人說放棄也是一種美，也有它的意義。人生如戲，生命如歌，在整個人生的劇幕中，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唯一的導演，只有學會適時放棄，才能徹悟人生，笑看生命，擁有海闊天空的人生境界。

懂得放棄才快樂，背著包袱走路太累，何不放下沉重的行囊，輕裝上路，走出人生的精彩來。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著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掀著草，攀著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著，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著有些遠呢！這平鋪著，厚積著的綠，著實可愛。她鬆鬆皺皺著，像少婦拖著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著，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著，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著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什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著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瞭，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著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裡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

出了竹林，只是平常住家，向陽的庭園裏勉強有開拆之意的是很像梨花的透白的大島櫻。太冷了，料想沒有遊客，近落柿舍的人形藝品小賣店閉門未開，只店前鋪著紅氈的長木板凳未收，你決定從「去來之墓」那條路走去，記憶中，四月的某一個土曜或日曜日，清涼寺會有嵯峨大念佛狂言上演。

去來之墓在一片年紀至多八九十年的小杉林中，女兒常在林間摘採不知有毒沒毒的菇和野莓，也常有不怕人的野斑鳩，女兒就更不肯走了。

杉林前的田裏有時長滿了鵝黃色的油菜花，那種時候連田畔的桃花都開了；有時農人在焚草葉，焚草時落柿舍院裏的柿子樹通常葉已落盡，墨黑的枝幹上星星點點懸著落日紅的柿子，應該跟數百年前詩人芭蕉所見的景色無異吧……。你每次都忍不住立誓，若你家附近也有那麼一小片五十年不會改變的杉樹林，那麼女兒一輩子在其中終日廝混、不識字、不事生產……，你都絕對支持。

這會是一個非常嚴苛的心願嗎？

二尊院門前的竹器店倒是營業中，密閉玻璃屋裏生著暖暖的煤油爐，你不忘記替討厭日本人但覺得小耙子實在便利爬梳園藝的父親買了一隻，店主可能見你嘴唇凍得紺青，禮貌的說聲好冷呀，你聽得懂，但答不出，只好朝他傻笑。

借出去的《寂寞與溫暖》終於回來了。樣子變了，不像我的書。有點破舊，書角捲起來了，脊背底部黏了膠帶。原來簇新挺拔的神氣現在癱軟了，我的新書成了老書，疲憊了，帶著受傷委屈的神色。我把它翻來翻去打量，應該有點生氣：這樣不愛惜書本！可是光覺得好奇：怎麼把書看得這樣疲倦呢？是上下班的巴士上看，一半捲成筒握在手裡，手臂伸直了，車在高速公路上飛跑，外面景物飛去，看得忘神，忽然到了，拿起來塞進大衣口袋或公事包裡就走？會不會上班吃中飯時也看，臨時必須擱下，書打開面朝下放，一放一兩小時？不管怎樣，這書顯然是有人摸過看過的樣子，露出了舊衣舊鞋的氣息，帶著親切的滄桑，比原來乾淨嶄新的樣子有味。有什麼理由生氣？不如微笑。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一一洗手的時候，日子從盆裡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著，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那隻白鳥飛離海岸的時候，頻頻回首。我看不見牠的眼神，也聽不到牠振翅的聲音。牠是飛得那樣緩慢，好像一位將要遠行的旅人，我想，陸地上一定有許多事物讓牠依戀；譬如說，牠曾經俯望的草原和曾經擁有的巢。最後牠還是飛走了，在淺海水面上繞了一圈之後，便毅然飛逝。牠飛往哪裡？牠的方向呢？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天茫茫，海茫茫，但見一群綿羊似的白雲向南迤邐而去。

這是去夏五月在海邊看到的景象。那時海風直灌我的眼睛，站在沙灘上，我感到鳥的悲哀。我忘不了那白鳥的緩慢的飛行，至今，牠依然盤旋在我的心頭，哎，也許我就是白鳥吧，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飛行。我頓悟，飛行，是我的最初，我的過程，我的結局。

無月無燈的黃昏，也許是帶幾分詩情酒意的，但如果只剩下一個人踽踽獨行，心頭的淒惶是可以想見的。而一個人，在生命的路途上，誰能免得了遇到無月無燈的幽暗時刻呢？在這情境中，你就會想起關懷你、願為你分擔憂患的人來。這一分溫暖、這一縷曙光對你的支持不受時空的限制，而其力量更是無窮的。它使你在失望、疲乏、困頓中站起來，因為一顆愛心在照耀著你，你自覺光明在望了。

朋友以摯誠相交，兩心相契，一切都順乎自然。因為友情也跟愛情一樣，不可強求。有的人，時常會面，卻永遠生疏。話不投機，又何必虛與委蛇。有的人，一見如故，相逢恨晚，爽朗明快，如長江大河，自然就成了莫逆。有的人呢？木訥寡言，就像一泓秋水，靜靜的，深深的，要慢慢兒才發現他的學問德性。前者多屬豪友，後者多屬逸友。無論是性情之交，學問之友，或豪逸兼而有之，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人生只要一知己，便可無憾了。

人生如四季：青年如春，壯年如夏，中年如秋，老年如冬。四季各有其景象。除非聖人，人難兼備四時之氣於一時。青年，壯年，中年，老年，應各有其適宜而合理之人生。

老年應如冬日之可愛，以一慈祥煦育之心，護念後生。

中年應如平湖秋月，胸懷灑落，作事功成而不居。

壯年人應如花繁葉密，枝幹堅固，足以開創成就事業。

青年人應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

然如平湖秋月之中年與冬日可愛之老年，談何容易。到秋冬之際，草木凋零，寒風蕭瑟。通常人到中年，便患得患失；人到老年，便暮氣沉沉了。而社會文化的生機，不能不期諸青年人與壯年人。

壯年人如樹木之已長成，枝葉扶疏，相互之間，不易相容讓。孔子說：「及其壯也，戒之在鬥。」壯年人好鬥，常為造亂之人。人類之戰爭，常以壯年人為罪魁禍首。

只有青年如嫩芽初發，含苞未放。代表天地之生機，人類之元氣。

愛我更多，好嗎？唯有在愛裡，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的位置，並且驚喜地發現自身的存在。所有的石頭只是石頭，漠漠然冥頑不化，只有受日月精華的那一塊會猛然爆裂，躍出一番欣忭歡悅的生命。

愛我更多，好嗎？因為知識使人愚蠢，財富使人貧乏，一切的攫取帶來失落，所有的高升令人沉陷，而且，每一項頭銜都使我覺得自己的面目更為模糊起來。人生一世如果是日中的趕集，則我的囊橐空空，不因為我沒有財富而是因為我手中的財富太大，它是一塊完整而不容割切的金子，我反而無法用它去購置零星的小件，我只能用它孤注一擲來購置一份深情。愛我更多，好讓我的囊橐滿漲而沉重，好嗎？

愛我更多，好嗎？因為生命是如此倉促，但如果你肯對我怔怔凝視，則我便是上戲的舞台，在聲光中有高潮的演出，在掌聲中能從容優雅地謝幕。

我原來沒有權力要求你更多的愛，更多的激情，但是你自己把這份權力給了我，你開始愛我，你授我以柄，我才能如此放肆如此任性來要求更多。能在我的懷中注入更多醇醪嗎？肯為我的爐火添加更多柴薪否？我是饕餮，我是貪得無厭的，我要整個春山的花香，整個海洋的月光，可以嗎？

九寨溝，陰晴晦暝，四時景色不同。山美，樹美，雲美，雪峰美，瀑布美。最美的是大大小小串珠般的，一百一十四個梯級湖泊。這些有靈性的神秘小湖，來自天上，流注到距我們頭頂三千公尺的高空，凝匯成令人看了心跳的明潔聖湖。

湖水，清澈見底，潔淨無染，透徹明亮，但又不是單純的亮白。它透明的色調，竟會是五顏六色，落彩繽紛。

水晶無影。九寨溝的湖水，和水晶同質，無論多麼深，都可窺透湖底。水草有生命，水底岩石也有生命。就連原始林中枯死後沉入湖中的樹木，也起死回生，在湖水裏重新獲得了生命。

天下湖泊多矣，但一湖之水難分兩色。惟九寨溝的這些小湖極為奇妙，一湖晶亮的水，竟分成為好幾片互不混同的色塊。藍，綠，黃，紅。每一色，又化開來，洇染成了若干深深淺淺，透明無影的色階。藏青，寶藍，淡藍，墨綠，翠綠，淺綠，鵝黃，金黃，紫紅，桃紅。

這湖水色澤的五彩，自何而來？這些綺麗美色，並非山嶺、流雲、花樹的倒影。色階豐富的恬靜神秘水色，你，來自何方？

九寨溝的高山梯級湖泊，湖水是由高處傾瀉式的往下流淌。但無一絲一毫躁動感，看不到它在忙忙碌碌地奔流。水表平靜無波。

世間萬千湖泊，往往在月光下才顯示出很美。九寨溝的小湖，陽光照耀下的湖水，也和月光下的湖水一樣，溫柔，平和，寧靜。

湖水澄澈，明亮，多色。像是多民族幼稚園中，各種膚色兒童，睜大稚氣純真透明的眼睛。湛藍眼珠，紉黑眼珠，亮褐眼珠。

村東的柳泉，確是夏日乘涼的好所在，幾十棵柳樹，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側，夏天沏一壺茶，放兩把煙，自己乘涼，也招待汗流浹背、口乾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飲茶，又歇腿，沒有不扯幾句閒話的道理。聽的人既不放答錄機，又未必當面作筆記。說的人也不怕抓辮子追謠言，於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開河，真假相間，想怎麼說怎麼說，說完拔腿就走。在閒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創作素材和語言營養。

有人認為關於蒲松齡的這一傳說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會認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邊，綠柳蔭下，恰是閒扯的好環境。當然，那時柳泉號稱「滿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飲之一汪清水，不是現在這樣多少丈深不見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紅柱翹簷，只不過是個茅草窩棚罷了。話說回來，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嘗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態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這些道聽塗說打磨成藝術珍品。若無本人的親身體驗，生活積累，只憑道聽塗說，是寫不成《聊齋志異》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東打聽一件新聞、西尋問一件軼事，就想寫出好文章，我勸他去蒲松齡故居看看那兩塊硯臺——我知道這樣的人是有的。